

首批中国公民 昨晚搭乘新增航班回国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6日早上,已有大约1700名中国公民从日本地震灾区撤出,分头前往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和新潟机场,从成田机场回国的首批280名中国公民已于当晚搭乘国航增派的商业航班CA422D飞往北京。

中国驻日使馆新闻参赞邓伟说,截至当地时间16日上午8时,从茨城已撤出350人至成田机场,从仙台等地撤出1350人至新潟机场。他说,预计到

当晚,撤至成田机场的总人数约800人,撤至新潟机场的约3600人。

邓伟说,成田机场出发的增派航班目的地除北京外还包括上海和大连。经使馆协调,另有100多人当天撤至东京羽田机场。

此外,16日晚从新潟机场回国的首批50名中国公民将搭乘南航CZ2002航班加座飞往哈尔滨,第二批286人将搭乘东航MU0299增派航班飞往上海。

新华社



在成田机场苦苦等待回国的中国旅客 新华社图片

快报特派记者东京直击 中国公民夜守成田机场只为回家

日本核泄漏事故的层层升级,让很多在日本的中国人失去了安全感。就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派大巴前往重灾区协助中国公民回国的消息公布后,3月15日下午,在日本各地的中国人都陆续赶往机场。回家的路不管有多难,都挡不了他们回国的决心。只有顺利登上回国的飞机,他们的心才算踏实。16日上午,快报特派记者在东京成田机场采访时,亲身感受到了同胞们盼着回家的迫切心情。

□快报特派记者 安莹



成田机场登机的旅客 排了300米长的队伍

记者所在的新横滨距离东京成田机场约200多公里。为了能够尽早赶到成田机场,16日早晨,记者六点起床离开宾馆,新横滨街道上还很安静,只有寥寥几辆大货车在路上。到了机场巴士站,又是另外一番场景,已经有二十几位乘客在此等候。

九点不到,记者到达成田机场。机场的出发大厅内,站着、坐着,放眼望去到处都挤满了人,但大厅内并不嘈杂,每个人都安静地听着机场广播,非常有秩序地排队等待着办理登机手续。每一个航班都排了将近有300米长的队。队最长的航空公司要数日本最著名的全日空公司,队伍就像根长鞭,一直甩到机场大厅的后门。

这么长的队伍,也让很多登机时间所剩无几的人心急如焚。他们焦急地踮起脚尖,望着前方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这时从记者身边走来两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一脸焦急,手上拿着上午10点飞往杭州的机票。“糟了、糟了,肯定赶不上了,你看这队伍排得真让人崩溃。”两个大小伙子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排了一个半小时,终于登机

成田机场排长队,同样在东京的另外一个羽田机场的人自然也不会少。在日本出差的蔡先生昨天下午两点半从东京飞回上海。按照以往的经验,蔡先生只需要提前两小时动身就可以。早上8点,还在睡梦中的他接到了朋友的电话:“你还不赶快起来,今天机场的人多得吓人,不早点走恐怕会误机。”这个电话让蔡先生立即从睡梦中清醒过来。迅速刷牙洗脸,连早饭都来不及吃就往机场奔。

还没进机场大厅,蔡先生就看见排了长长的队伍,他倒抽一口气,庆幸自己来得还不算晚。“从来没见过羽田机场有这么多人,各种皮肤的人都有,简直就是个小联合国。”好不容易才找到队尾,这时蔡先生发现有20多个人同时奔来,他赶紧先占据了有利位置专心排起队来。5分钟左右,等他再回头看队伍,发现身后又排了几十个人。

队伍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大家非常有秩序地排队,没有一个人插队。这让蔡先生心里十分感叹:“排队,已经成为日本的文化了。”一个半小

时之后,终于轮到了蔡先生。

工作人员满大厅飞奔, 寻找遗漏的中国旅客

昨天在成田机场,记者看到滞留在大厅的大部分都是回国的中国旅客。因为人太多,在这非常时期,每个航班只能特事特办,在有限时间内延长登机时间,保证每位乘客都能上飞机。

9点10分,记者看到两名机场工作人员在机场大厅飞奔,手里举着9点40分和9点55分分别飞往香港和上海的航班号牌子,大声叫喊,“Hongkong”、“Shanghai”。每叫唤到一个客人,都会带他们到快速通道办理登机手续。

看到这样的情形,两位准备飞往杭州的小伙子心里稍微有了底。他们也很机灵地问了机场工作人员,“10点起飞航班号是NH929的飞机快速通道在哪里?”在得到回复后,两个小伙子喜笑颜开,快速奔向“G号窗口”。

虽然过程有些波折,但买到机票的人已是幸运的,还有更多的人前来咨询,因为他们没有买到机票。从东京来的李磊夫妇从早上六点就来到机场,他们预订不到票,索性到机场碰碰运气。李磊说:“我们就在这等,不相信没有机票。”

机场等了一夜,买机票 不问价钱

在“G号窗口”聚集了一群准备飞往杭州的中国旅客,他们一边等候办理登机手续,一边互相询问起了票价。

“你们机票多少钱?”
“15万日元(相当于一万二千元人民币)一张啊!”

“那你买得便宜,我比你晚一小时买票,已经是16万日元了(相当于一万三千人民币)”

记者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表示,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只要能让他们回家就行。

长沙小伙小陈因为买到票情绪一直很亢奋,说话声音也变得高昂起来。他的老婆在边上不停让他声音小点。“老公,你一夜没睡,别大喊大叫的,节省点体力。”这时小陈才有些不好意思地降低了音量。

小陈夫妇生活在日本茨城县,都在大学里读书。3月15日,他们看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网站上贴出撤离的通知后,开始乱了阵脚。两口子商量着,“我们还是走吧,大使馆都让撤了,核泄漏事件估计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当天下午,小陈夫妇简单收拾了行李,开车来到成田机场。满心以为到了机场就能立即回家了,可是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们有些傻眼。“飞往中国的航班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些班次被取消。我们必须自掏腰包买机票。”

晚上7点,和小陈一起排队买票的中国人已经达到400多人。大家的心情都一样,只要能走就行,只要把自己先送回国,不管哪个城市都行。晚上11点,小陈夫妇终于以全价买到了两张飞往杭州的机票,两口子整整在机场坐等了一夜。

回国的孕妇和孩子很多

张女士在办完登机手续后,长长地松了口气。已经怀孕6个月的她在这场地震中吃了不少苦。张女士是河北人,在日本已经16年了,目前住在东京。3月11日下午,张女士正在家里午睡,就感觉到一阵晃动。和很多日本人一样,张女士已经习惯了地震。一分钟过去了,晃动没有结束。两分钟,桌子还在抖动。张女士心里有些害怕了,以往只会晃个几十秒,这次怎么会这么久?她本能地护住了肚子。“好像是心有灵犀一般,我也感到了腹中孩子不安。但我的身体太重了,没有办法躲在桌子底下,只能躲进卫生间。”晃动持续了几分钟之后才停止。原本张女士打算回国生孩子,在地震这一瞬间,张女士决定提前回国。

回国的路并不顺利。地震后,东京的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全部关闭。张女士和老公还是决定等等再说。地震也没啥大不了的。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让张女士始料不及。“我没有想到会发生核泄漏事件,这样一来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就太危险了,一定要回国。”

3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东京上空已经检测到核微粒子,辐射量超过正常的20倍。张女士心里开始担心了,“孩子这么脆弱,万一有什么闪失,我这母亲要后悔一辈子的,必须赶快回国。”

和小陈夫妇一样,张女士挺着一个大肚子在机场整整呆了一夜,到昨天登记时,她指着自己的腿说,“看,都已经水肿了,现在腰酸背痛。不过能回家累一点没关系。”

现场

核辐射恐慌导致东京机场 涌现外国人离境潮

据日本当地媒体报道,受日本大地震引发核电站事故影响,东京成田机场16日挤满了因担心核辐射而希望尽快回国的外国人。有些人甚至还没买到机票就涌到机场等待机会,也有人铺着毛毯坐在地上久久不愿离去。各国驻日大使馆也纷纷开设询问窗口为本国公民提供帮助。

在福岛县郡山市工作的美国人杰夫巴格曼显得很放心,“我开车到栃木县的那须盐原站,当时还担心汽油可能不够。虽然花了3天才买到机票,但应该可以离开日本了。”据悉,他将带着38岁的日本籍妻子和1岁、3岁两个儿子返回美国。

在东京工作的中国男子带着妻子和5岁女儿赶到机

场。他表情严峻地说:“先回北京,妻子强烈要求回国。最担心的还是孩子安全。”

妻子怀孕3个月的美国籍男子说:“核辐射太可怕了,家人也很担心。”说完便向登机口快步走去。

机场工作人员称:“很多人尚未订到机票就涌来成田机场。”航空公司也表示:“甚至有人到机场后再买登机牌。”询问窗口的中国大使馆负责人称,正在设法为受灾者拿到登机牌,尽量让他们顺利回国。

此外,还有不少人担心交通混乱而提前到达机场并在机场过夜。成田国际机场公司15日晚间发放了2200份的快餐和饮用水。

综合

相关

大船渡有300中国研修生 他们只能穿着工作服避难

目前,在日本灾区的中国公民情况如何?中国驻札幌领事馆总领事胡胜才负责北海道、青森县、秋田县和岩手县领事事务,昨天他表示,大多数同胞都报了平安,少数尚需确认。大船渡市有300同胞研修生还穿着工作服避难。

据了解,目前在岩手县生活、学习、工作的中国公民共有2922人,其中有1200多人居住在在此次受灾最严重的12个市、町、村。胡胜才介绍,札幌总领馆是通过与当地政府、中方人员国内派遣方紧急联系以及派遣领馆工作人员赴灾区查询等途径获知当地中国公民安全情况的,并正在努力帮助他们撤离到安全地区。虽然已经确认在岩手县的多数中国公民生命安全,但由于

灾区通讯条件极不稳定,一些可能失踪的中国公民的消息目前还无法得到进一步确认。

据胡胜才介绍,在大船渡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研修生大约有300人。就这次重灾区来说,来自国内的研修生,很多都是在农业、畜牧业和沿海的渔业公司工作,比较分散,所处地区一旦受重灾,与外界联系非常不容易,所以下落不明的人很多。

胡胜才在避难所调查时了解到,其中一些研修生在地震发生时正在上班,紧急撤离时根本来不及携带行李。结果,海啸摧毁了他们在日本的家。他们现在还穿着上班时的工作服,在避难所里暂住。生活很艰苦。

快报特派记者 安莹